

## 病人膏肓

「春令有常侯，清明桐始發。」

春分至雨穀之間，便是清明。清明，是細雨飄落之日，也是桐花初開之時。若是再等得幾日，一叢叢地，那梧桐花兒便將開得滿坑滿谷，潔白如雪地蔓延至那山頭。又待得不知多少晝夜，那花兒便垂老，凋零了，只見春日的和風輕輕一拂，一片片的，玲瓏的瓣兒便紛紛搖墜，猶如群蝶紛飛；落至地上，又似白雪皚皚。

情竇初開，是油桐花的花語。

若要回憶初見之時，恐怕有些困難，只依稀記得，男孩與女孩說上話的頭一日，也是春天。補習班的教室中，沒有花開，男孩坐在教室中老舊的，不舒適的木製椅子上，左手托著腮幫子，右手扣著筆，癡癡地望著天花板發愣。在這春日的午後，男孩的眼皮愈發地沈重，漸漸垂了下來。眼神朦朧，幾欲睡去之時，忽地感覺到一指尖輕輕地，戳著他的肩頭。男孩斜眼一看，心中便猛地一縮，那是張既熟悉又陌生的，女孩的臉。每隔一週，男孩總在這補習的時間見著這女孩，總覺得女孩生得乖靜可愛，走起路來蹣跚嫵娜，優雅無比。只不過他天生害羞，不敢與其搭話，每每見著其他男孩和這姑娘說上話時，總覺羨慕不已。

「這邊有人坐麼？」不及男孩反應，那女孩便指著放在男孩一側的書包道：「沒位子了，我能坐這？」男孩紅著臉，輕輕地應了聲「嗯」，便笨手笨腳地將那書包藏至椅子下，又讓自己向內靠了一靠。那女孩先是將肩上的帆布袋子輕輕地放至桌面上，雙手往臀後裙子上一順，便優雅地坐了下來，又將袋子從桌上拉了下來，擱在腿上，翻找著書本。

過得半分鐘，男孩又覺右肩一戳，便向右轉去「我忘記帶課本了。」只見那女孩笑嘻嘻地看著他，手指依舊戳著男孩的肩：「可以一起看嗎？」若是平時，男孩的朋友們想借他的課本同看，那便是千百個不願意，只不過今日是位姑娘向他借書，那姑娘又生得標緻，男孩怎敢拒絕，於是便將課本向右一推，擺在二人之間。兩人肩並著肩，四目一齊盯著一本書，男孩心中雖怦怦直跳，卻是說不盡的歡喜，似乎如油桐花一般，一簇簇地開滿了雪白的花兒。

但願男孩能永遠沐浴在那花瓣兒雨之中。

「綠塘搖灩接星津，軋軋蘭橈入白蘋。」

春日離去，夏日接踵。紅蓮嬌艷，白蓮恬靜，黃蓮高雅，靛蓮端莊。蓮花，在綻放之時最美，但總令人心悄悄生了一絲憂鬱，掛記著那蓮花最後的枯萎。盛開的花兒終將凋零，墜入水中，化為一搓淤泥，使人心碎，尤其是像蓮花這般美的花兒。反而，在蓮花依舊是那含苞待放的蓓蕾時，雖非其最盛、最美之姿態，但總使人們臆想、猜測著，那忸怩的花苞，終將綻出什麼樣子的花兒。人們對於世間萬物和花兒是一樣的，在懷有期待之時，心中那不停抓撓搔癢之感，總是最令人心醉神迷的。

愛情如蓮花一般，也是如此。

那次春日的相遇之後，男孩與女孩在上課時坐在一起，似乎也變得平常了，他喜愛和女孩說話，也總覺得女孩懂得他。男孩心中，也許早冒出了初發的蓮花蓓蕾，只不過他並未發覺罷了，只覺每每和那女孩並肩坐在一起時，總歡快不已。隨著時間流過，他開始期待著每次與那女孩的相遇；期待著女孩那如柳絮般的烏黑髮絲；期待著女孩身上那特有的香；期待著每個與女孩目光對視的瞬間。如此細膩纏綿的情緒，從未經歷過的男孩怎知道這正是愛情？「看著我發幹嘛？」女孩眯著眼，嘴角微微上揚地笑問道：「我長得太漂亮了？」男孩忙羞地低下頭，手上的筆在書上止不住胡亂地塗著，耳尖也愈發地紅了。男孩不知道女孩是否有和他一樣的感覺，正如人們希冀著蓓蕾綻放一般，他也希冀著那女孩能夠欣賞著他，關注著他。他不知道自己正渴望著蓮花的盛開，渴望著一段愛情。

不知道男孩心中這愛情的蓓蕾，綻放出的蓮花花兒會是什麼色的？

「何須淺碧深紅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。」

秋天的到來，總是悄無聲息的。桂花，在秋日來臨時，總是異常低調的，從那細碎的，零星的花苞為始，早已是桂花的花期，但若不抬頭細看，還真不

能瞧見那桂花。而桂花真正使人察覺之時，總得是聞到了那抹最濃艷的，毫無隱藏的桂花香，人們方驚覺腳底邊踩著的，已是滿地落葉，秋天也早過了大半。世上的人們在愛上另一個人時，也和桂花一般，起初心中那涓屬於愛慕的一抹細香，正如桂花的出綻，隱密，並且低調，無法察覺。直至後來，待得那花香愈發地濃了，才方覺已經愛得太深，不及，也難以抽離。

人的一生，能夠聞上幾回桂花香呢？

男孩不知，自己是在何時愛上了女孩，他嘴上總說著自己不喜戀愛，將心中那一縷情絲藏著起來，只不過千萬柔情蜜意聚著起來，終將止不住，於是流淌了出來。男孩變了，他開始在意自己在女孩面前的形象，置辦了新的衣服，新的褲子，甚至擦上了香水，只為那姑娘面前顯得體面些「原來這便是愛情麼？」男孩站在鏡前，雙手不停地撥弄著頭上的髮，想著：「原來愛情能使人改得如此多。」如此思考久了，男孩竟也天真地覺得，女孩應該也愛上了自己，女孩的一舉一動，看著似乎都多了那一絲纏綿的柔情。人們一但有了這種幻想，便是病了，並且病得不輕。上課時，老師點了女孩的名字，男孩卻比她早些抬起頭，男孩總思想著，若是那女孩也和自己一樣愛著自己，與男孩成了不一般的關係，自己該如何地待她好，自己將如何獻出自己的真心，與那女孩廝守一生。女孩的每一道眼神，每一抹微笑，都成了男孩幻想的理由。

男孩心中的愛意，如同桂花香一般，終究是掩不住的。愛情如病，起初那一絲淡雅的喜歡，便使男孩在心中埋下了病根，但他如何知道自己將病得如此重？男孩愛著一開始與女孩相處時的那一縷清香，若是當時決心離去，也不致落得此番下場。香味愈發地濃烈，漸漸地，便上了癮，染了病，再也不能從那花香中脫身。男孩早已病了，而且病入膏肓，無從醫治。這病，又病得如此痛苦，男孩再也忍受不住，於是提筆，將那女孩的名字寫了一遍又一遍，寫到那筆早記得那女孩的名字了。直至最後，不知男孩到底費了多少筆墨，多少紙張，才完成一封飄著桂花香的信。

不知那女孩喜不喜愛桂花香。

「不經一番寒徹骨，焉得梅花撲鼻香。」

冬日，是一年中最辛苦的季節。萬物沉眠；一切皆被白雪覆蓋，北風瑟瑟，吹得人們愈發地冷了，冷進骨子裡邊去。如此冷的日子，人們心中若是存著一絲溫暖，便覺幸福不已。這絲溫暖，也許是期盼、希望，人們總盼望著，過了這冬日寒冬最冷的一刻，在溫度回升之時，梅花也許便會盛放開來。到時那一點一點，如繁星般，黏在那梅樹枝頭上的花兒，必定芳香撲鼻，惹人憐愛。

若是今年梅花盛開，將會是紅梅更紅，或是白梅更白？

男孩完成了信，便又得糾結一番，他是否該將那信交給女孩，那使他生了病的，他愛著的女孩。也許這愛情，存於這世上，原先便是種惡疾。愛，使人心醉，也使人心碎。男孩朝朝暮暮，時時刻刻地想著那女孩，似乎他的一舉一動，皆是為那女孩兒做，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男孩無數次在自己的夢中遇見她，在夢中，女孩是愛著男孩的，他們相愛著，而且親暱無比，牽著手，散著步，注視著對方的眼。然而，夢中就是將醒來的，男孩也無數次地在被窩中流淚，心中絞痛，難受不已。愛情病，若是嚴重了起來，那便是無藥可救了。

最終，男孩下定了決心，他願意栽下那株寒梅，期盼著他開出花兒。那次上課，男孩將那封沾滿了心底花香的信，輕輕地擺在了他與女孩之間，和當時的課本一般。女孩一如既往，和男孩打了招呼，便坐在男孩身邊。她注意到了那封信，但只不過是看著罷了，她並未感受到那信封中藏不住的花香。男孩又覺右肩被戳了一戳，女孩的笑容依舊可愛，手指依舊沒離開男孩的肩膀說：「這是你的信？」男孩的臉再次紅了，將那信封推向女孩那，只不過他沒有注意到女孩臉上尷尬的莞爾，女孩面帶狐疑地問道：「給我的？」男孩也是輕輕地應了聲「嗯」，便不再看向那女孩。那一週的每個夜晚，男孩輾轉難眠，心中總是揪著那一份希望，那一份期待，他求著自己所栽下的那株梅花，在過了這最冷的冬以後，能夠綻放。

那個冬天，寒梅不開。女孩似乎不喜歡有花兒為她而開。

下一次上課，女孩不再和男孩坐在一起，男孩不敢多問，也不敢再去找那女孩，兩人便似成了陌生人一般，不再有往來。

只不過，男孩心中依舊愛著女孩，如花兒綻放一般，愛得病入膏肓。

只不過，男孩這病入膏肓的愛，如花兒凋謝一般，大抵是治不好的。